



劍橫空

● 仇非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剑横崆峒

仇 非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上部：圣像蒙尘

黄帝问道米崧崧，崧崧剑气照武林，
风云变幻真作假，唯留名山享后人。

四句打油诗，引出一段关于崧崧山的故事来。这故事发生在明末清初的平凉府城之内。平凉府城那时分为内城外城，内城除府道、布按三司衙门之外，尚有明太祖分封的明藩韩王府地。内城与外城之间城墙高耸，城内像深邃的山洞。近日来，由于传言蜂起，说是农军郝摇旗部已占了宝鸡，不日将西进平凉，所以城门前比平日多加了兵勇把守，使这高大深邃的城门洞更增加了森严感。只有过了这道城门洞，才算到了城里。城门是晚关早开，每晚关城门，外城比内城要早一个时辰，外城酉时正刻关闭，内城门是戌时正刻关闭。

外城的东西南北四个大城门洞，全是大石条修砌而成，包着铁页的厚重城门，早开晚闭，发出嘎嘎的震响，给市民们带来一种惊恐不安。

这一天，外城的兵勇正在城防班头丁东指挥下关闭城门，突然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兵勇们站在已经关上了半

边的城门旁，向东边的马道上细看，就见暮色中一匹急驰的马飞奔而来，马上之人，一身缟素，到了城门也不下马，就要向城内冲去。兵勇伸棍要拦，那人大吼一声“混蛋！”举起马鞭抽在班头丁东的肩上，随即一抖马嚼，那马从未关的半扇门里，箭也似穿了过去，马蹄叩在石板地上的声音，特别猛烈。

几个傻了眼兵勇站在门洞里，望着那不速之人直向内城驰去，谁也说不出话来，只有那挨了一鞭的丁东向前追出了几步，骂了一句粗话，愤愤地要去找兵备道老爷告状。但告谁呢？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最后大家像是醒过神来似的，赶快关了城门。挨了鞭子的丁东气不顺，便扬着脖子说：

“他妈的，八成是他娘老子断气了，赶着报丧呢！”说着他两眼放光：“噢，对了，报了丧他还得出城，好，老子今晚给他个筛子里尿尿，端不起！”

但那个一身白素的骑马人进城之后，并没有出来。丁东与几个兵勇憋足了劲，从一更直守到三更，也没有看见有出城的人。丁东实在困了，便骂骂咧咧走进值更房，刚躺下，就听得马蹄叩击街道石板路发出的清脆声。他立即来了精神，推醒身旁的伙伴，骂一声：“狗日的你可来了！”

骑马的人直接来到值更房门前，用脚踢着门：“快开门！”

丁东骂了一句：“他妈的，我看你小子活腻了吧！”几个值更的兵勇也都帮腔，他们摩拳擦掌，提刀拿棍，开了值更房门，冲出屋外，把那踢门的人团团围住。只听那人大吼一声：“放肆！”众人听得叫声，突然扔下棍棒，跪倒在地，口称“死罪死罪！”

原来此人不是素服入城者，而是兵备道衙前兵马都司钟元亮。他中等身材，大眼长眉，鼻直口方，年纪三十上下。他为人豪侠尚义，十八般武艺样样皆精。众人听得吼声，就知是钟元亮都司，一个个跪地求饶，生怕他恼怒起来略一还手，他们几个小命可就要玩完。

钟元亮见众人跪倒求饶，也不计较，只喊了声：“起来！”众兵勇鸡啄米似地叩头站起，垂手听候指教。

钟元亮终于说话了，他的声调低沉、徐缓：

“王府喻旨，道台大人口令，圣上龙御宾天，从此时起，全城举哀，四门服孝，听明白了？”

“啊，听明白了，怎么万岁爷他……？”丁东与众兵勇初听此信，惊恐得目瞪口呆，其中还有人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

“听着，你们立即传知街坊住户，明日起家家戴孝，不得有误。”钟元亮又补充说。

众人答应一声，全都退去，钟元亮转身骑上乘骑，回府销差。

外城的街上尚寂静冷清，但内城却已经沸沸扬扬，大门的吱呀开启声，人们的厚底靴踩在石板路上的咔嚓声。三座错落在南北两街的布按三司衙门和王府门前已经各烧起一大堆纸，火光烛天。比门楼还高的火柱，把带着火花的已经烧过的纸灰送上天去，那大片的纸灰像一个个乌鸦，在火堆上空回旋。跪在火堆旁边向火上投纸的人们，一个个脸上阴沉凄惨，泪光满面。

钟元亮要回道台府，必须经过韩王府的侧门和正门。他老早就下了马，到离侧门火堆还有数步的地方，跪了下去，

对着火堆行过大礼，表示了自己对皇族的哀悼。一个老家人跑过来，给他回了一揖，他这才站了起来，牵马向正门前走去。他的心里很沉重，朝廷出了这样大的事，新皇还没有登基，全国到处又都是狼烟刀兵。前一晌还风传李自成打下了金陵，这大明江山真要完了吗？钟元亮想到这里突然一惊，急忙看看四周，不远处韩王府门前的火光已经渐渐缩小，火堆旁人影绰绰，更增加了悲凉阴森的气氛。他不敢胡思乱想，紧走几步，想要把刚才的胡思乱想丢掉似的，连身后的马也跟着小跑起来。

到了韩王府正门，钟元亮双膝跪下，叩头着地。钟元亮正在叩头，肩膀突然被人扶住。他抬起头，借着闪烁的火光，他看清了，那是老韩王的儿子朱敬聚^①。

“啊，钟大人，快快请起！”

钟元亮十分感动，他眼中闪着泪花，站起身来，重又向小王施礼：“小王爷，夜气凉，您怎么也出府了？”

朱敬聚一身孝服，泪眼蒙蒙，他长叹一声说：“钟大人，我叔皇宾天，我父病势沉重，国事家事，唉……”他扬一扬衣袖，声音发咽，是说不下去，也不愿说了。

钟元亮也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钟大人，家姐让我给你带个口信，说她有件要事与你相商，让你抽暇进府一趟。”

“多谢小王爷关照，请转告玉灵芝公主，我一定抽暇相访，小王爷保重！”钟元亮深施一礼，牵马急步走去。

他的心里突然泛上一丝甜甜的还带有酸楚的回味，像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纷繁思绪，使他一时不知如何处理才好。是的，玉灵芝公主那里，他已有半年多没有去了，他是该见她

一见了。

提起韩王府的玉灵芝公主来，钟元亮眼前立时现出一个沉静大方、身怀绝技的女侠形象。元亮从认识灵芝，到敬慕，进而由道台提亲，老韩王允婚，可说是福来眼底，喜从天降。谁知订婚不久，老韩王便病卧床榻，病势日重一日，更兼兵荒马乱，时局不稳。半年前，王妃郭氏还曾将元亮叫进王府让他与玉灵芝会过面。

今晚小王子朱敬聚传出玉灵芝口信，让他抽暇进府，才感到时光流逝，忽忽已过半年。所以在回府的路上，他决定这几天将城防及杂务安置就绪，找个由头就去见灵芝。

玉灵芝公主是个弃儿。两岁时被家人放在崆峒山下问道宫前，家人逃奔他乡。

也是天缘凑巧，那小女孩被放下不久，正遇上韩王夫妇上山敬香，见庙前小孩无人照管，便让人抱起来。那小女孩被王妃抱着的时候，腮上挂着泪，却露出了笑容。王妃一见心中十分欢喜，便让丫环将这孩子抱了同去朝山。

崆峒金顶的主教道长乃朝阳洞第七十六代正宗烟霞真人。这真人深通玄机，更兼他服气炼丹，年虽八十有二，却耳聪目明，面赤齿坚，须发虽苍然如雪，却银光润泽如玉。老韩王夫妇朝过无量祖师神位，又去拜见烟霞真人。他们将山下拾到小孩的事向真人说了，真人看看那憨态喜人的小女孩，抚掌称好，并说，“难得，看来这小人儿与崆峒山和施

主有些缘法。”老道长登上法座，微微颌首，为韩王夫妇祝福：“无量天尊！王上与王妃今上仙山，广三千之功行，证十二之圆通，大悲大愿，大慈大仁，仙风道骨，必成超凡入圣之功！”

老韩王夫妇施礼退出，留下银两香火之资，便要下山去了。恰在此时，磨针观的玉虚子道姑来参拜王妃，感谢她去年出巨资重修磨针观之功果。她见丫环抱着一个小孩作耍，便问起这孩子来历。

当玉虚子知道这孩子的来历之后，便请王妃舍这孩子，在磨针观。韩王夫妇十分乐意，便将这拾来的孩子交玉虚子收养，并布施磨针观百两纹银，以作孩子抚养之资，从此以后，这孩子便在玉虚子抚养下长大起来，韩王夫妇也不时派人上山问讯，送些用度之物。

玉虚子自收养了小女孩，心里很觉快意，将这小孩视同掌上明珠，她给这小女孩起了个不仙不俗的名字——玉灵芝。

玉灵芝长到五岁，已经聪明伶俐，招人喜爱，玉虚子便指拨她练些拳脚轻功。玉灵芝长到八岁的时候，玉虚子两眼一闭，羽化仙升，驾鹤而去。玉灵芝如丧考妣，哭得一神降生，二仙出世。烟霞真人这年已仙寿九十，他见玉灵芝哭得伤痛，便将她收在身边，百般劝慰，另眼看承。

烟霞真人虽为崆峒山道教之长，但与玉虚子却是同师弟子，如今收了玉灵芝在身边，也还是以徒儿相待，除每日晨昏教她经文之外，还教她飞檐走壁、还丹成道之功。不几年，玉灵芝已练得身轻如燕，敏捷似猿，更兼那足上功夫与掌上功夫出神入化，在烟霞真人的诸徒中，成为令人赞叹的一流人物。烟霞真人见玉灵芝聪明好学，又嘴甜手勤，便有心

将崆峒道教镇教密传绝招倚天剑和上乘气功翻天印慢慢传授给玉灵芝。谁知恰在这时，韩王府发生了一件凶杀案——韩王十三岁小女珍君被人割去首级，项上金练珠宝护身牌被盗走。老韩王夫妇哭得死去活来。官府派了百名捕快四处追捕凶手，一月过去却杳无音信。

韩王派人上山求告烟霞真人，真人满口答应。送走来人，烟霞真人独将玉灵芝叫进洞府，如此这般一番指点，让她连夜下山寻找真凶，替韩王报仇。

半月之后，玉灵芝果然提着两颗血淋淋人头回到王府。她把人头丢在地上，双手捧出金练珠宝牌，果是被害珍君之物。

原来盗贼不是别人，乃是横行泾渭之间的飞贼高鹞子。高鹞子心狠手辣，武功过人，作案数十年从未失过手。他作案总要留下记号，在现场或被害身上划一个血十字。玉灵芝从师父处已听到这一暗记，那日下山，到韩王府拜辞韩王夫妇，她留心观看，果见王府后门边有一个小小十字划痕，当即证实师父推断不错，此案确系高鹞子所为。

玉灵芝辞别韩王夫妇，只身走州过县，暗中查访高鹞子的踪迹。最后终于在凤翔府青石山上的半崖石洞找到了飞贼高鹞子和他的贼徒小鹞子。

高鹞子乃江湖著名大盗铁头法师的徒弟。铁头法师传授他什么采战阴童功，需糟践三百少女始能功成，所以这贼子便四处劫掠少女，干那罪恶勾当。那日欲劫持韩王之女珍君，谁知珍君奋力反抗，并大哭大叫。高贼情急，便杀了珍君，躲在这青石山中以避追辑。不想突然间，来了一个女流之辈。高鹞子贼胆包天，怎把这小女子放在眼里？所以当玉

灵芝飞身跃上悬崖山洞，怒斥高鹞子伤天害理之时，高鹞子反而淫邪奸笑。

“哈哈，小娘们如花似玉，自己送上门来，正好给高爷解闷消愁，只不要怒气不息，惹爷不快。”

“呸！恶贼，敢用你那臭嘴脏话污你仙姑清听，还不跪了受死！”

高鹞子挤眉弄眼，暗示其贼徒从旁下手。那小贼徒生得头尖、嘴尖、下巴尖，全身骨节是尖尖外撑，生了一双黑溜溜鼠眼。他缩在暗处弓腰曲背，突然从旁跃出，刷地抖开一根带钩套索，三环两绕将玉灵芝捆绑起来。

玉灵芝正面对高鹞子剑指怒斥，不想突遭暗算，全身已被捆绑。她听师父烟霞真人说过，这种暗器名叫捆仙索，十分凶狠，只要一头握在对方手中，任你有天大本事，是越挣捆得越紧，越急越难解脱。玉灵芝进得洞来，从亮处向内看，眼睛尚不全适应，所以伏在暗处之人她并未看到，吃了捆仙索之亏。但她从师父处知道破捆仙索的绝招，便大叫一声，随索向前一滚，双脚并举，重重蹬在小鹞子胸部。小鹞子应声怪叫，向后栽倒，绳头早已丢开。高鹞子见事不妙，哗啦抖开九节鞭来取玉灵芝。

玉灵芝深知在洞内纠缠，对自己十分不利，蹬倒小鹞子，忽听得身后九节鞭响，她来了个鲤鱼脱网，左摆右突，抖掉了身上索绳，紧接着一个金龙下山，飞身出洞，利用轻功飘落山下。回头再看半山贼洞，高鹞子师徒也同时跃下山来。玉灵芝心里说：“好！怕你不出贼洞，你竟也出来了？你既已使暗器，今天我也让你这贼子见识见识暗器的厉害！”

高鹞子乃贼中之巨恶，见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前来问罪，邪念顿生，暗示徒弟用捆仙索生擒。他不曾料到这姑娘如此艺高，竟然轻破捆仙索，从他九节鞭下逃生，知道并非等闲之辈，此人若要放走，后患无穷，所以他救起小鹞子，一齐来捉玉灵芝。

二贼追到玉灵芝面前，也不搭话，举起手中武器就打。玉灵芝赤手空拳，腾挪躲闪，暗中却从脑后摸出两支三棱铁簪，伺机而发。

老贼高鹞子见玉灵芝不使武器还击，立即提醒贼徒注意暗器。但凡江湖上交手，一方不用武器，就要留心两事——暗器伤人和赤手夺刀。高鹞子久在江湖，深知其中奥妙，所以预为点破，怕徒弟吃亏。

玉灵芝本想用暗器将这两个贼子除掉，不意被他识破，便来了个应声而上，叫一声“看簪！”同时将两支铁簪两面打出，一支直冲高鹞子顶门，一支直飞小鹞子咽喉。

高鹞子听得叫声，果见银光一闪，直对顶门而来，说声“不好！”一个老鳖翻身，躲过了飞簪；那贼徒听得“看簪”二字，就见一道银光直对咽喉而来，便急用刀一架，身子向侧一扭，本想躲过飞簪，谁知就在他扭脸的一霎，一个跟头栽倒，再也没有爬起来。

原来玉灵芝一看暗器被贼识破，便先发制人，放出飞簪，人随簪动，一个灵蛇跃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脚踢在小鹞子的太阳穴上，小鹞子哼也未哼一声就贼血喷涌，呜呼哀哉了。

就说那小贼徒也是一身功夫，难道就挨不得灵芝一脚？原来玉灵芝从小跟随玉虚子练轻功，早练得一双踢断石碑的

铁脚。她那鞋尖之上包有铁页尖角，只要被她踢中，没有不立即丧命的。在崆峒山上，师兄弟姊妹之间，都称她铁脚观音，今日她初试铁脚，立见功效。

高鹞子见徒弟遭了毒手，哇呀怪叫，九节鞭舞似飞蝗，直向玉灵芝扑来。玉灵芝从容不迫，一拍腰际，将那盘在腰间的柔钢崆峒剑握在手中，与那高鹞子对打起来，两个人鞭来剑往，进退腾跃，只听得兵器相撞锵然有声。

二人约斗到半个时辰，未分胜负。玉灵芝忽想起师父指点的破九节鞭法。她卖个破绽，见飞贼高鹞子乘虚挥鞭直对她的当胸扫来，便向后退，用柔钢剑突刺高鹞子咽喉。高鹞子大惊，向旁急跳，玉灵芝乘势一手抓住高鹞子的九节鞭梢，随着高鹞子收鞭的劲一跃而起，同时喊一声“看剑！”，挥剑直向高鹞子握鞭的手腕砍去。高鹞子见收不回鞭，那一道银蛇似的柔剑跟手就到，他惊叫一声，丢掉九节鞭转身就逃。

玉灵芝正想挥剑捉拿这个恶贼，谁知这贼子仗着林密草深，早跑得无影无踪了。

三

飞贼高鹞子逃跑，玉灵芝也不立即追赶。从昨日到现在，她已经十分劳累，更需吃些干粮，以恢复体力。她坐在柳荫之下，就着脚下的溪水，吃几口锅盔，喝几口清冽的溪水，顿感疲劳消除，这才紧衣握剑，沿溪而上，又去追寻飞贼高鹞子。

玉灵芝刚转过山弯，走进一片桦树林子，就听头顶树叶“沙啦”一响，她心说“不好！”就地来个梅花跳，离开响动的树下，藏身另一棵树后观察动静。只见那树枝上坐着一人，黑袍罩身，看不见面容。

玉灵芝厉声问：“谁？”

“哈哈……”

随着笑声，只见那树枝一颤，树上那人张开缁袍，如同大鹰展翅，轻轻飘下地面。玉灵芝仔细一看，来者不是别人，乃是师弟通微道人皇甫国。

皇甫国乃烟霞真人续法高足。人生得清俊秀气，一双剑眉入鬓，两只大眼闪光，鼻直口阔，棱角分明，一股清俊中的刚气煞是逼人。前几天他不在山中，回山之后听人说玉灵芝一人下山，要为韩王报仇，他怕师姐吃亏，便禀过师父，随后踪迹而来，躲在暗中观战。

通微道人哈哈一笑说：“师姐你好大的胆，一个人来捣贼巢，这贼只师徒两人，若还聚众甚伙，或者和他那贼头法师在一起，你岂不连小命也丢了？”

玉灵芝施礼说：“韩王对我有再生之恩，贼势再众我也要来，再说这贼头害民已非一日，不除了他，空学一身功夫有何意趣？”

玉灵芝的话掷地有声，通微真人施礼笑道：“灵宝天尊！你也不用教训师弟，此贼已回半山石洞，待师弟助你一臂之力。”

玉灵芝说：“我就防他溜回石洞，所以留心盯着洞口，怎就未见那贼上去？”

皇甫国指着青石山的另一边说：“狡兔尚有三窟，何况

飞贼乎？山后有个石洞，隐在两棵大树之下，石洞定与前山悬崖石洞相通，我在这树梢之上看得真切，那贼早已钻进洞去了。”

灵芝把剑一抖说：“这贼想的倒美。师弟，就请你在这前山盯着，我从后边石洞进去追杀那贼，他若从前山洞中逃出，务必堵住他！”

灵芝说罢就要走，通微道人拦住她说：“师姐，此山洞深邃曲折，后洞口有流水滴出，地形定然十分复杂，你入洞之后不可大意，要轻灵多变，我候你半个时辰，若不出来，我就进洞接应，投石三次为号。”说罢一挥手，让玉灵芝独自前往。

玉灵芝寻到后山，果见两棵大树下有半人高的石洞口，底部清凌凌一条溪水，哗哗有声，玉灵芝在洞口略一定神，横剑护腹，轻轻进入洞中。到了洞内，一股阴冷之气直逼肌肤。她略一定神，眼睛已能看清洞中之物，便紧贴洞壁，探步向内。

洞中地形确实复杂，弯环小岔状如迷宫，窄处需吸腹缩骨而进，低处当匍匐蛇行而过。不知过了多少狭仄险要之处，眼前突然十分开阔，有如一座议事大厅。只见四处钟乳石奇形怪状，色彩变幻莫测，恍然到了水晶仙宫。正当她惊讶之际，就见对面似帘幕彩屏的后边，闪出飞贼高鹞子。

高鹞子手握一柄三尺铁爪，指着玉灵芝厉声喝叫：“你这个不懂规矩的女子，杀人不过头点地，我让你一着也就是了，谁知你杀了我的徒弟不算，还敢二次赶进洞来，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何故如此苦苦相逼？”

玉灵芝冷冷一笑说：“贼子，你仔细听着，你多行不

义，恶贯满盈，更不该残杀韩王小女，仙姑玉灵芝今天特来为民除害，为韩王报仇！你若知趣，就跪地受缚，若还执迷不悟，这支崆峒剑就是你的追魂令。”

高鹞子鼻孔喷着冷气，举起那柄四勾一尖的铁爪就向玉灵芝打来。玉灵芝以逸待劳，轻灵躲闪。高鹞子求胜心切，凶猛异常，却着着扑空。他像一只红了眼的疯狗，已经不顾一切，铁爪落处，钟乳石被击得石碴乱飞。

战到十多回合，玉灵芝一手舞剑对敌，一手从脑后摸出三支铁簪，她瞅个空子，喊一声“看簪！”只听嗖地一簪直向高鹞子心窝射去。高鹞子虽作困兽之斗，但也防着玉灵芝的铁簪。他见铁簪向心窝飞来，急用铁爪打落，侧身闪避。不意这一侧身，倒把致命之处露于对手之前，只听“嗖嗖”两声连发，两支铁簪不偏不倚，一支直插太阳穴，一支打进半边耳孔之内，痛得高鹞子“哇呀”鬼叫，丢了铁爪，抱头栽倒在地。

玉灵芝赶上一步，一剑砍下高鹞子的人头，提着头正要从前山洞口出去，忽听石屏之后有女人的哭泣之声，她提刀进去一看，见这洞内有床有椅，俨然一个小家庭的住处。床上三个年轻妇人抖作一团，抱头哭泣。玉灵芝将人头向桌上一丢，厉声喝问：“你们是什么人？”

那三个妇女，一见血淋淋人头，早吓得噤声缩头，目瞪口呆。内中有个胆量稍大的悄至灵芝等得恼怒，便颤声说：

“仙姑饶命，我们都是好人家的女儿，新近被那两个贼人劫在这里的，还求仙姑救命。”

玉灵芝看她们也确实贼子一党，便说：“二贼俱已丧生，你们既是遭害姐妹，可任意拣选这洞中财物，带了回家去过

日子。”

三个妇女听玉灵芝这样一说，顿时感激涕零，但却你看我，我看你，不立时下床。玉灵芝心头不快，说声：“你们怎么不动？”

其中一个红着脸说：“我们被那两个贼子强脱去衣裤，光身下床怕冲犯了仙姑。”她就是后来又流落风尘的秦玉阶。此是后话，表过不提。玉灵芝一听，粉脸也羞得绯红，她骂一声“恶贼”！便到别处去寻找三个妇女的衣裤。

她寻到另一个叉洞，里边堆满了妇女衣饰等物，内中还有一个极精致的包金手提小箱。玉灵芝提箱在手，觉得有些斤两，又捡了几件衣裤首饰，走回前边三个妇女住处，让她们穿好衣裤，并将那值价之物凭她们挑选足了，她这才用红绸包起高鹞子首级，在洞内放一把火，引三个妇女走出洞外。

通微道人皇甫国正等得心焦，忽见灵芝引着三个妇女走到面前，感到纳闷。玉灵芝说明杀贼经过，并拜托师弟护送三位妇女到凤翔府城。皇甫国无法推托，只好听命而行。

玉灵芝与师弟及三位妇女告别，又返回上午足踢小鹞子的山沟，割下那颗贼头一并包了，用剑砍根柳枝，挑了两个贼头并那一箱金银财宝，连夜赶回平凉。

灵芝为韩王夫妇报了杀女之仇，韩王府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感激她的。韩王夫妇更是感激不尽，便有意要留玉灵芝在府中长住。玉灵芝斩杀飞贼的事迹在平凉百姓中已经纷纷扬扬传开，人们视她如天仙下凡、观音转世，认为她法力无边、武功超凡。韩王夫妇爱子朱敬聚年纪才只八岁，老王夫妇生怕爱子又遭不测，若能留玉灵芝在府，这忧虑也就不复存在了。

胡作

有一天，韩王夫妇在正殿设起香案，请玉灵芝进殿叙谈。韩王夫妇说了许多感激的话，末了提起要认玉灵芝为干女儿的事。灵芝下山，既有师命，又怀报恩之意，不想王爷夫妇如此看重，怎好推辞呢？她便当场行了参拜大礼，认老王夫妇为义父义母。

认了义父母，王妃郭氏搂住义女灵芝又亲又爱，像是她那小公主又重生了。韩王在旁说：“女儿，你看府中新遭不幸，你王母心中多有悲痛，更兼敬聚年小，你若能住在府内，也好稍慰你王母和父王我的心怀，不知我儿意下如何？”

玉灵芝听韩王如此说，心中稍感意外。欲待回绝吧，又觉情理不通；欲待应了吧，又怕违了师父之意，故尔沉吟半晌无法回答。

王妃见玉灵芝低头不语，便抚着灵芝肩头说：“女儿有何为难之处，只管说了出来，我们也不会勉强女儿的。”

玉灵芝把怕师父不允的话说了，韩王立即笑着说：“女儿放心，烟霞真人那里我亲自去说，你就安住府中吧。”

玉灵芝说：“既然这样，小女只好听命，只是……”

王妃急问：“女儿快说，只是什么？”

玉灵芝说：“我自小长在山野，不惯热闹繁华，若能在暖泉御苑之内择一净室，我便长留府中，不知父王母妃能允小女之请吗？”

韩王一摆手说：“这有何难，就让小厮将苑中响鹤山庄洒扫清爽，内置太上老君无量祖师、诸天神佛，女儿只管敬香念经，习武修行，时常还可请你师父来苑中叙谈，岂不甚便？”

玉灵芝见王爷夫妇诚心相留，便一口答应留在王府。她